



詩語背後

他這一輩子(上)

◆ 木木

在汕頭僑批文物館裏，懸掛着一幅精緻的木製《潮汕地圖》，特殊的材質和燈光效果呈現出特別的立體感。由梅州、揭陽、潮州、汕頭、汕尾五市組成的這片地域，依山傍水，宛若一頭巨鯨面向大海，汕頭則是霸氣的鰓頭。

面對這生動的山水大寫意，我不由產生聯想：如果把整個潮汕地區看作一座年代久遠、底蘊深厚的大院落，梅州是廣闊的後花園，揭陽和潮州是正房，汕頭是偏院，汕頭則是陽台。站在陽台上，南望大海，北顧腹地，自可領略海陸相逢的大氣象。這一聯想，隨着一件件僑批文物依次呈現，在我腦子裏越發地清晰起來。

民國以降，屢有軍政衙門設於汕頭，名稱卻不冠以「汕頭」，而叫「潮梅經靖公署」「潮梅善後督辦署」等。這既表明這些機構管轄的範圍覆蓋整個潮州和梅州地區，也反映了潮梅之間深厚的歷史淵源。事實上，至清代中期設立嘉應州，這片地域之前一直歸屬潮州府管轄，之後也常被統稱為潮梅地區。大山大水，孕育了深厚廣博的商業傳統和敢為人先的精神特質，潮梅人（或稱潮州人、潮汕人）歷來有着行走天下、愛拚敢贏、反哺桑梓的鮮明印記。一批又一批弄潮兒從山林河谷間走出來，在汕頭港告別故土，遠赴南洋，在海外打拚，然後用多年積攢的血汗錢，回鄉興辦實業，投資商業，發展公益事業，被稱作「潮梅現象」。

南洋即東南亞地區的舊稱，把「下南洋」與家鄉經濟發展串聯起來的，是一條綿延百年的僑批流通線。潮汕話稱「信」為「批」，僑批，簡而言之，就是海外華僑通過民間渠道或民間金融、郵政機構寄回國內的連帶家書或簡單附言的匯款特殊憑證，是一種信匯合一的郵傳載體。「批一封，銀二元，叫妻刻苦勿惹煩」，這句民謠道盡了僑批的核心功能：它是親情聯繫的紐帶，也是經濟聯繫的紐帶。

一部僑批史，亦是一部時局變化史。迄今發現年份最久遠的僑批是新加坡華僑林克鍾1882年寄出的，最近一封僑批則是2010年從外洋寄往潮安鐵舖的。儘管隨着時代進步，通信和匯款手段日益發達，僑批卻綿延百年，見證了潮汕地區與海外華僑經久不衰的聯繫。可以想見，在社會變革空前劇烈、

中外聯繫日趨繁密的一個多世紀裏，一代代僑批員（亦稱水客、批腳）往來奔走於潮汕地區與南洋諸國的市鎮碼頭和荒村僻壤間，串連起一張多麼生動而着涼的親情、鄉情和商情網絡。

每封僑批背後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這些故事單個看起來大多平凡瑣碎，但將千萬封僑批融入歷史長河中，就浮現出潮汕人這一富有拚搏和開放精神的群體像，反映了他們濃烈而熾熱的家國情懷。僑批檔案被譽為「僑史敦煌」，成功入選《世界記憶名錄》。汕頭僑批文物館已徵集到各類僑批文物約12萬件，其中僑批原件7.75萬封，複製件3萬多封，還有送批用的市籃、批袋、水布、紙雨傘等文物以及各地僑批局老照片和有關係批研究的文章、書刊若干。在這些浸透着歷史風雨和血脈親情的僑批中，有父親為剛出生卻不曾謀面的孩子取名的，有兒子問候年邁雙親的，有要求贖回被賣女兒的，有鼓勵兒子發憤讀書的……

所謂「潮梅經濟命脈，懸於南洋批匯」，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已成共識。據有關記載，1889年至1949年，華僑在潮汕各縣舉辦的各類實業達4,000多家。1939年前後，汕頭2,000多座新建樓房，三分之二是靠華僑匯款建成的。潮州僑批的總金額，在民國十年以前即達數千萬元，民國十年以後升至1億元以上，民國二十年以後又倍增至2億元。可以說，海外華僑對潮梅地區近代經濟社會發展、金融市場繁榮、交通設施建設以及民生改善都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，其盛衰與僑匯多寡密切相關，甚至對近代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也產生了重大影響。

不過，僑批的最大功能還不是返鄉投資，而是當「下南洋」成為潮汕人必不可少的生存手段之後，僑批往往是支撐一個家庭或家族的重要經濟來源。這與徽商的養成方式異曲同工：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，十三四歲，往外一丟。若把民諺中的「徽州」改作「潮州」，一點都沒有違和感。僑批長短各異，短則寥寥數語，長達三千餘字，文體多種多樣，有家常俚語，有詩詞駢文，但基本內容主要是三項：一是報告自己的近況，二是述說思念之情，三是隨信帶來的銀錢或物品。比如一封寫給母親的僑批，竟是一首長達32行的七言詩，文辭素樸，情意殷切，讀來讓人動容：



◆ 饒宗頤先生題寫的「魏美徽學」牌匾。作者供圖

相見時難別亦難 慈親不必憂心間
風采儼然平似日 暫將家信報平安
便寄鶯銀三大元 到家應用還平安
短箋彩筆寫不盡 餘音杳杳候後傳

漂洋過海下南洋，大多為生計所迫，識文斷字者並不多，僑批通常請人代筆。代人寫批不僅文筆要好，還要有好的職業操守，才能贏得信任。上世紀中葉，潮州澄海縣有一個名叫洪銘通的寫批人，為僑眷代寫回批逾半個世紀，周邊一帶幾乎無人不曉，人稱「寫批洪」。他給自己定了一個「四不寫」原則，雖然只是寫僑批的規範，卻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潮商誠實守信的形象：銀錢數條不清者不寫，誇大兒孫不肯引以同儕多寄錢者不寫，傷天害理唆問人家姦話者不寫，有辱國格裝窮叫苦者不寫。

作為一種特別的跨國家書，僑批不只是家長裏短，還記錄着一個多世紀裏中國社會的發展變遷和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，具有極高的歷史文化價值。饒宗頤先生曾給予高度評價，認為對僑批的收集、整理和研究，是海內外潮人經濟政治史的一項世界性課題。汕頭僑批文物館正是在饒宗頤、莊世平等潮汕名人的積極倡議下設立的。走進這座全國首家僑批文物館，饒老親筆題寫的「海邦親親，魏美徽學」八個大字格外醒目，他曾就此作過一段解釋：

「徽州特殊的是有契據、契約等經濟文件，而潮汕能與之媲美的是僑批。僑批等於徽州契約，其價值相等。來自民間的僑批記載翔實，內容豐富，從中可以了解到祖國與僑胞居住國的國情、僑胞故鄉的鄉情、僑胞家庭的亲情和僑胞與他們眷屬的親情，是研究社會史、金融史、郵政史以至海外移民史、海外交通史、國際關係史的寶貴歷史資料，與典籍文獻互相印證，補充典籍文獻記載之不足，可謂是繼徽州契約文書之後在歷史文化上的又一重大發現。」

字裏行間

黃世仲是香港作家

◆ 黃仲鳴

近月要撰一篇香港歷史小說的論文，研究助理看了我的目錄，道：「要找黃世仲的書？」我點點頭。助理說：「他是香港作家？」

這一問，倒使我躊躇。助理又說：「我查劉以鬯的《香港文學作家傳略》，卻沒他的名字。」我在書棚找來劉著一查，果然。

黃世仲在晚清民初年間，赫赫有名，劉先生為何「疏忽」不提？於是寫了個短訊，問遠在多倫多的香港報史專家楊國雄。楊先生即回音：「劉的作家傳是他分發問卷給時人作家所得資料而編輯成書。當時黃的名字是陌生的，直到黃的外孫大力宣傳又搞了個研討會才引起人對黃的注意，這是劉編作者傳以後的事。所以黃沒編在劉書內。有關黃的資料我裝了在盒子，一時找不着，我的印象他可以算是香港作家，因為他的書目曾列在當時政府出版的書籍註冊條例內。」

楊國雄說「我的印象他可以算是香港作家」，但語調已肯定了黃是香港作家。跟着他附來兩張剪報，「出版不詳」，一張標題是〈清末民初的一位香港人：中國日報〉；另張是〈香港最早的小說家〉。這更令楊國雄認定黃是「香港作家」了。

其實，黃世仲是「香港作家」，那是可以確定的。劉以鬯的《作家傳略》連鄭貫公也不收，證明劉認為他和黃一樣不算是香港人了。這是劉的偏見。因為他將王韜也列在《傳略》內，並說他是「香港第一位作家」，不收黃世仲和鄭貫公，並非指他「博聞有限」，而是有「偏見」。

黃世仲（1872-1912）和鄭貫公（1880-1906）是同時人，也是當年革命派人物。黃世仲1902年起入報界，在短短10年內，參與的報紙和創辦的報紙有八種之多，被研究者稱為「報王」。這些報紙，不少是香港出版的，如《中國日報》《廣東白話報》《有所謂報》等。黃世仲與鄭貫公分屬同志；鄭貫公於1901年春，經孫中山的推薦，由日赴港任職《中國日報》，唯與總編輯陳少白「性格不合」，1903年底辭去《中國日報》的職務，擔任《世界公益報》總編輯，並邀請了黃世仲、黃魯逸、李大醒等人加盟。《世界公益報》在鄭貫公的支持下，被稱為「香港革命黨報之第二家」。

1904年鄭貫公又邀集黃世仲等，籌資創辦《廣東日報》。《廣東日報》仍沿習《中國日報》《世界公益報》的革命傳統，而言論更加開放，是為香港第三家革命黨報。

鄭貫公理首報壇，黃世仲一直緊隨，若說黃世仲是「報王」，那鄭貫公何嘗不是。可惜，鄭貫公沒有黃世仲筆耕的動力，有分量的著作不多。鄭貫公被史家稱為「香港作家」，那黃世仲豈可缺席「香港作家」座次？我在2000年後主編《香港文學大系·通俗文學卷》時，選了王韜、鄭貫公，忘了黃世仲，真是遺憾之至。



◆ 黃世仲的歷史小說。作者供圖

粵語講呢啲

◆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彗星·紮紮跳、生蝦咁跳、冇時停·紮唔起·筍盤



兩個都係11歲，點解我個仔「奕」成咁？聽講佢話第日想做明星，你真係要叫佢攝下，唔係影壇又多件「奕星」喇！



「奕星」即係係好嘍喇，有個「星」字！



啲細路成日響度「紮紮跳」，睇見都煩！有得「紮紮跳」即係活潑，靜靜地坐坐，你仲驚過佢！講開又講，你生三件屋企應該好熱鬧！係呀除咗熱鬧，好多時吵吵鬧鬧，「激到你紮紮跳/激到生蝦咁跳」嘍！



伍允龍耕耘多年後，終憑在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中飾演「王九」一角確立了自己在影壇的地位，筆者特意寫下一副對聯以概述其目前的形勢。

《粵語講呢啲》
奕星·紮紮跳、生蝦咁跳、坐唔定、冇時停·紮唔起、纏唔起、筍盤、潛力股

「奕」，讀「ngan1」，指瘦小。「奕仔」多指瘦小的孩童。「奕星」指名氣不大的明星。示例：響呢度做啲人工係「奕」咗啲，但勝在多嘢學，學絕出去就有前途喇！你就話「奕」，我呢便就「奕過鬼」，睇怕未學飽師就已經餓死咗喇！

「跳躑」指上下跳躍。通過以下音變，「躑」讀作「紮」：躑（擲/zaak6）；變調→窄/zaak3；變韻母→紮/zaak3

「跳紮」，粵語用詞，指跳躍、跳動。「跳跳紮」、「紮紮跳」、「紮紮跳跳」、「跳跳

紮紮」等詞指好跳動，與「蹦蹦跳跳」意近。形容精神飽滿、活力充沛的樣子。

「活蝦」又叫「生蝦」，「生蝦」在平面上會「紮紮跳」。當某人被「激騰」（惹怒）時，有人就用「畀人激到「生蝦咁跳/紮紮跳」來形容某人當事時的激動心情。

有專家指在街市看到「紮紮跳」的魚蝦可別高興得太早，這種現象有可能是檔主對魚蝦添加了一些不當藥物，如神、鎘、抗生素等藥劑，讓牠們變得亢奮，看起來就好像剛從海裏撈起來一樣新鮮。

廣東人用「坐唔定」「冇時停」來形容一些人沒有閒着，總是活力十足、不停活動。石堅，外號「好人堅」，香港粵語電影演員，經常擔任反派的角色。1972年，他以61歲高齡參與其人生第一部西片——由李小龍擔綱主演的《龍爭虎鬥》。以下是在一次訪問中，他提到與李小龍交往的一些軼事：我同李小龍個老豆李海泉相識，成日見到小龍出入片場，印象中佢佢活力充沛、「紮紮跳」嘍隻。有一次我同小龍同車出外景，佢一上車就「坐唔定」，唔係壓壓就嗰手嗰腳響度練嘢，一落車又做倒立又拉筋，總之就「冇時停」！

伍允龍，香港武打演員，從影22年，演出過不少電影和電視劇；早年多為「茄喱啡」（配角），也有當過主角，包括扮演李小龍的西片《龍之誕生》，但始終「紮唔起/撻唔起」（紅不起來；「紮/zaak3」通過音轉讀作「撻/taat3」），不少圈中人稱他「奕星」。他沒有因此而氣餒，終憑在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一片中飾演「王九」一角冒起，可謂吐氣揚眉。伍允龍至今仍然單身，以他現時的走勢，他已被外間一致認為「筍盤/潛力股」（「筍盤」指優質且平價的樓盤，借喻身家豐厚的單身漢）。以下的打油詩概述了伍允龍由「奕星」蛻變成「筍盤」的歷程：

影壇跌宕廿廿載 事與願違感無奈
自嘲奕星都是星 唯望一朝擄壹豐

三部主角撻唔起 一件王九搞掂你
舊愛祝福話筍盤 算你識做冇忘本

係女都話撻得過 好快就成新郎哥
唔係以前件蛋散 大把角色任佢揀

票房毒藥變靈丹 成敗得失一線間
光明前路已打開 就係等個機會來

上期誤植更正：所提的西諺「I'll got ill spent」應為「I'll got ill spent」。

生活點滴

◆ 王志勳

酒香裏的父親

父親站在甌邊，左手握一把小木掌，從瓷盆裏挑出一小塊鬆軟的黃泥土，反手糊在酒甌頂沿。他的動作嫺熟，姿勢優美，正手一糊，反手一勒，絕不拖泥帶水，糊完直徑約一米五的酒甌，用時不到兩分鐘。這是初冬的早晨，溫暖的陽光透過玻璃瓦縫隙漏下來，將陰暗的廠房照出幾縷光明。我站在甌邊，目光隨父親糊黃泥的左手而上下移動。偶爾我也和他有一搭沒一搭地說着話，有時一問一答，有時也連連說上幾句。

酒甌是一個中空的圓柱體，內用鋼筋紮好骨架，外用水泥沙石鑄成，牢牢地罩在地上。甌裏，安放着一口黑漆漆的鐵鍋。鐵鍋上安放三根橫鐵，橫鐵上鋪有竹隔板。此刻，竹隔板上已經倒上了醇好的粟米，甌內發出一種細微的嘶嘶聲——這是水蒸氣穿過粟米和酒糟層，有些地方已能看見一小縷蒸氣。剛才，幫父親拾粟米時，我已聞到了酒香，我似乎看見酒分子們正跳躍，就像下課鈴響後奔出校門的孩子們一樣，急切地四散逃逸。父親當然不會讓它們逃逸，他刨一把粟米將那縷酒蒸氣埋住，隨即旋轉着天鍋的木柱。木柱發出刺耳的「吱吱」聲，父親把天鍋移到酒甌上方，對準酒甌緩緩地放下了天鍋，端正正地罩酒甌上，又拿起長長的鋁合金預氣管架在天鍋出口與冷卻器口之間，輕輕拍打放好。從冷卻池中舀來些許清水灌入接口處，又從地上搬起壓鍋石，穩穩地放在傾斜的天鍋前中後三處，用小木掌細心地將天鍋和甌的間隙糊好。然後下到灶前，用長長的鋼釘翻動灶裏的煤。灶裏的煤經過撥弄，發出熊熊火焰，也撲出一股粉末狀的炭灰。明亮的陽光中，細塵上下飛舞，父親用手在眼前扇了扇，關上灶門便走了上來。

「準備接酒！」父親終於輕鬆地拍了拍手。我把酒桶的蓋子打開，平穩地放到凹陷的接酒池裏，將橡膠管對準酒桶。不一會兒，酒蒸氣便從橡膠管裏冒出來，一縷一縷的酒香開始在廠房裏瀰漫。這是一種奇異的香味，完全不似白酒濃香，而是沁人心脾，令人鼻翼煽動，渴望多嗅一些。幾分鐘後，酒蒸氣便液化成了酒，開始滴答、滴答進入酒桶裏，幾分鐘後又變成筷子粗細，嘩嘩嘩地注入酒桶中，最有成就感的「接酒」便開始了。

整整十年，在周末，在假期，在我做完作業的深夜，我會幫父親釀酒，灑酒渣，翻簸箕，操香，進窖。釀酒

的每一個環節，每一個過程我早已爛熟於心。不管釀酒技術如何改進，糖化、發酵、蒸餾這三道工序是少不了的。由於酒精的沸點（78度）低於水，將發酵好的糧食挖出來，放到甌中蒸餾，酒蒸氣通過預氣管進入冷卻器，遇冷就液化成酒。這就是白酒的生產過程，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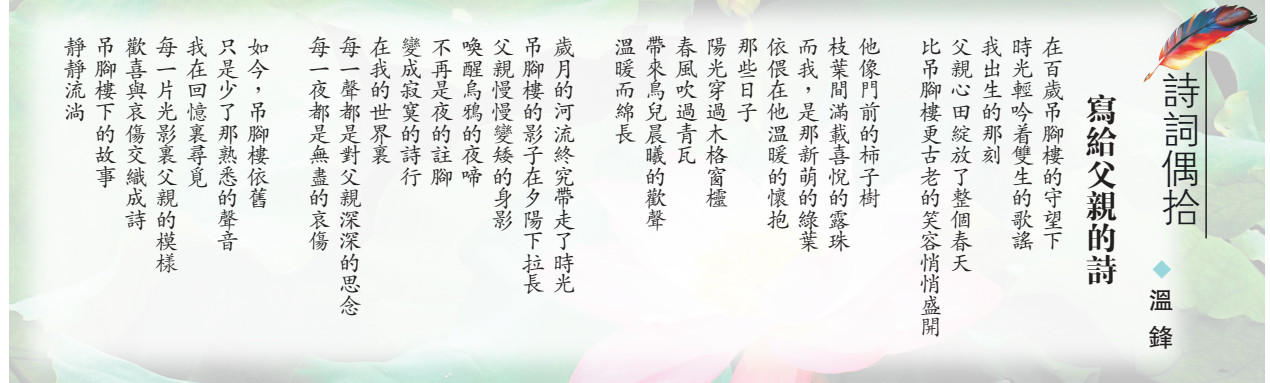
糖化是其中最為關鍵的環節。糧食在香墊上時，每兩三個鐘頭，父親會來到香墊前，刨開酒糟抓出粟米、高粱或麥粒，放到嘴裏仔細咀嚼，從甜味的大小斷定糖化的程度。我和妹妹最喜歡從香墊上抓出糧食，大把往嘴裏塞，味道甜極了。高粱顆粒細，甜味較少；小麥雖飽滿，顆粒也細，甜味也不多；最好是粟米，顆粒大甜味多，嚼起來既有粟米的香味又很甜很甜的，味道極好。有一年，一位同學到家裏來耍，正遇着父親操香，她吃過糖化的粟米後讚不絕口。多年後相聚，她還直道操香時的粟米好吃，真甜。

糖化好的糧食被送進酒窖裏，覆上油膜密封起來，油膜上還要灑上糠殼以保溫。發酵最快也要一周左右。在密閉的酒窖裏，酵母菌會將粟米、小麥內部的糖分解成甲醇和乙醇。

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奇跡，澱粉、糖、酒精不僅在形態、色澤、氣味上完全不同，有着完全不同的內部結構，然而它們卻可以相互轉換，從固體到液體，從甜變成辣，從辣變成香，實在是神奇得不得了。這有點像供養子女，所以父親才會對我說：「娃，你是我釀在歲月裏的酒。」

有人來打酒，揭開任意一罈，便會聞見滿屋子的香。打酒的人馬上稱讚道：「好酒！」父親便很高興，說：「這是純糧酒酒嘍！」或者說：「浸缸酒，當然香了！」正是這或多或少的驕傲，讓父親將這種繁重的體力活一直進行到如今。

當我想家的時候，閉上眼睛時，父親操香、上甌、進窖的身影，他蹲在地上抽煙，他揚起糧食的動作，他出了「高酒」時得意的眼神，似乎在我眼前栩栩如生起來，那沁人心脾的酒香，和着酸酸的酒糟味，讓我想起便無法自拔。每每此時，我便會踱到酒櫃前，拿起一隻小小的酒杯，從玻璃瓶裏放出一小杯白酒一飲而盡。然後，默默地思念遠在鄉下，思念起酒香裏的父親來……



寫給父親的詩

◆ 溫鋒

在百歲爺的守望下
時光輕吟着雙生的歌
我出世的時刻
父親心田綻放了整個春天
比那腳樓更古老的的笑容情盛開
他像門前的柿子樹
枝葉間滿載喜悅的露珠
而我，是那新萌的綠葉
依偎在他溫暖的懷抱
那些日子
陽光透過木格窗櫺
春風吹過青瓦
帶着鳥兒展翼的歡聲
溫暖而綿長
歲月的河流終究帶走了時光
吊腳樓的影子在夕陽下拉長
父親慢慢變化的身軀
不再像夜鶯的吟唱
變成寂寞的詩行
每一聲都是對父親深深的思念
每一夜都是對父親深深的哀傷
如今，吊腳樓依舊
只是少了那熟悉的声音
我在回憶裏尋覓
每一片光影裏父親的模樣
歡喜與哀傷交織成詩
吊腳樓下的故事
靜靜流淌